

颐和园春记

肖复兴

春天又到了，颐和园的迎春花、山桃花和玉兰花又脚跟脚地相继开了。周末的黄昏，游人很多，我坐在颐和园的长廊里写生。我在画排云殿牌坊前和停泊在昆明湖上的画舫，忽然听到身边有个脆生生的声音：爷爷，你画的这个龙船还真像！我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的身边，大概一直在等我把这艘她说的龙船画完，才忍不住夸奖了我。

我觉得她的口气像老师在鼓励学生，故意问她：你真的觉得像吗？她拧着脖子，很认真地说：真的，就跟我们课本里印的一样！

这话说得更像老师在鼓励学生了。我注意打量了她，一身连衣裙，一双塑料凉鞋，都有些脏兮兮的，脚上的丝袜明显有些大，像是母亲穿过的。因为她有点儿外地口音，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我是河南泌阳的。泌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问她泌字怎么写。她很得意地在我的画本上写上了“泌”字，又补充告诉我，属于驻马店地区。

我以为她是随父母旅游的，便问她是跟谁来颐和园玩的？她一拧脖子说：我和我弟弟。我有些奇怪，盯着问她：就你们两个孩子？从河南？你才上小学几年级呀？她说：我上四年级，可我就住在北京。离颐和园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到了。我和弟弟常到这里来玩。今天不是周末放假吗？上午我们都玩半天了，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又来了。我问她中午谁做饭？她一扬下巴：我呀！我问她：你会做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煮面条，我都会。

我猜出来了，父母打工，她是和父母一起从河南来北京的，来的时间不长，河南话里已经有明显的北京味儿。

画完画舫，画排云殿一角飞檐的时候，我随口问她附近有卖冰棍的吗？她看着我的画，头也没抬地说：有也别买，这里卖的都贵，要买就到外面去买。我妈就是卖冰棍的。然后，她指着我画的松针问我：这画的什么？我说是松针，不像吧？你还没画完，画完就像了。她挺会安慰人，是个小大人。

我不知道如今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有多少，他们的子女到北京来上学的人又有多少。我们都管这个小姑娘的父母叫作农民工，这是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名词。这个偏正词组，让他们一脚踩着两条河流，却又哪一头都靠不上。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了，早就脱离土地而进入了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按理说，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城市的一分子。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得他们又不是城市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尴尬和焦虑的位置上。作为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最终归宿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农村去的。但是，他们的孩子，一天天在城市里长大，对于农村的归属感，没有父母那样的强，城市生活的影响和诱惑，又会使得他们不可能如父母一样，把城市当成打工的漂泊之地。他们更愿意成为城里人，这从他们的打扮、饮食和爱好，越发显示出趋光性一般向城市靠拢的天性。但是，城市并没有

完全接纳他们，首当其冲的，没有城市的户口，便如一道石门，令他们无法打开真正能够通往城市的道路。

望着身边的这个小姑娘，我想，颐和园可以让如她这样农民工的孩子与北京的孩子共有，学校也应该让他们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共有，这是解决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的前提。

爷爷，你怎么不画了呀？我有些走神，停下了画笔，她在催促我。我对她说：太阳快落山了，你弟弟呢？你怎么不找找你弟弟，得回家了。她一拧脖子，说：我才不找他呢。我们净打架，我得等他来找我！我问她：你弟弟几岁了？你不怕他找不到你？她回答：我弟弟比我小一岁，我们常在这里玩。这里，他可熟了，不会找不到我的。

弟弟不知还在哪里疯跑，姐姐还在长廊里等着我把排云殿画完。他们的母亲不知在哪里卖冰棍？晚饭，还是要她来做吗？

暮色四垂，昆明湖的色彩暗了下来，那艘龙船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

马耳山的春天

(组诗)

韩兴伟

高度

在薛礼横刀立马的地方
湖水清澈如镜
有一座山，默默标记着城市南部的高度
两座酷似马耳的山峰，让人流连
如果没有环绕身边涌动的群山
跑成万马奔腾，马耳山会显得孤单
即便你站上峰顶，成为新的高度
马耳山，也不想比它们高出多少
一座宽厚的山，坐在自己的影子里
只想长出更多的绿叶，开出更多的山花
而此时，山上的春风
还没有完全挣脱积雪
我已提前收到了它的全部心意

上山的春天

一个顽童拉着爷爷
一个女孩拉着妈妈
那一天，我拉着春天上山

一棵大山杏，不再紧握拳头
而是张开十根手指，个个直立向上
似乎蔚蓝的天空
是由它们支撑起来的

棵棵高大樟子松、油松、辽东栎
争相漏下阳光，给枯叶、小草、蚂蚁
送去漫山遍野的力量

桦树藏起了一颗洁白的心
我相信那棵树皮脱落的小松树
一定会长出一层与众不同的新皮

留在树上涂鸦的文字
早已模糊成一张新的树皮
一些虫子，也成为树皮的一部分

充当片刻山峰时，看阳光照耀大地
也照耀我心中的山河
上山的春风如火如荼，朴树不动声色

山下的世界

一棵肢体残缺的老树
悄无声息地发出几处蓬勃新枝

鸟鸣清脆激烈，此起彼伏
它们一路制造快乐
并不想现身接受道谢

石头们，有的负责引路
有的屹立成风景
有的，俯身为攀登的阶梯

山路崎岖，上山的路有多条
下山也是山
以自己的方式模拟了人世

如意树站在岔岔的路口，屏蔽了喧哗
展示参天的力量，参悟人生

我以为，叮咚泉不是珍珠的化身
而是传说中的孝女，晶莹的泪珠

爬一座山，
让一个人面对生活又深爱一次
又像是，重新活了一次

山下果树在积极酝酿
大棚采摘已热气腾腾
我离开时，风摇曳着，薛礼还在原地驻守



本版插画 董昌秋

人间四月，东风拂过东湖公园，谷雨将至时，丁香花便循着时节悄然绽放。它不与繁花争艳，不与群芳斗宠，只以一抹素淡的容姿、一缕清苦的幽香，静静晕染着春日最温柔的底色。那香气清浅绵长，裹着草木的温润，藏着若有若无的苦涩，随风漫过小径，绕过人肩，将寻常春光，酿成了沁人心脾的诗意。

丁香之美，美在细碎，美在抱团。它从不是孤高独放的花朵，十几枚小巧花瓣紧紧相拥，簇成串、聚成球，在枝头挨挨挤挤，宛若孩童天真的笑脸，热热闹闹地开着，藏着最纯粹的欢喜。花色清雅，白色冰清玉洁，似初雪沾枝，洁净得不染尘埃，惹人怜惜；紫色如烟似雾，温婉灵动，自有风骨；水粉色浪漫轻盈，漾着青春朝气；淡紫色端庄娴静，透着从容平和。四色交融，不争不抢，不艳不俗，每一种姿态，都藏着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

它气质典雅，却无半分孤傲；身姿柔婉，却不显娇弱。枝条自在舒展，无拘无束，随性生长，小径旁的丁香触手可及，没有疏离感，像一位平等亲近的老友，轻轻擦肩便生出满心暖意。风过枝头，花枝轻摇，似腼腆少女浅笑低语，凑近细闻，清苦香气扑面而来，不浓不烈，淡而有味，如淡妆相宜的故人，不刻意讨好，却足以牵动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思。

在百花之中，丁香不算名贵。论树形，树冠不硕，枝条平凡，叶片无奇；论花姿，小巧细碎，远不及名花夺目。可它从不在意世间褒贬，不慕盛名，不羨繁华，只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默默生长，静静绽放。它像极了世间万千普通人，生于平凡，活于平淡，于寻常烟火里，守着本心，安于本分，不张扬，不浮躁，却在平淡中活出了独有的风骨。

丁香从不是孤独的生命。它一丛丛扎根，枝枝相连，花叶相依，蓬蓬勃勃，团团圆圆，透着烟火气的温暖。它的性子，是柔与刚的交融；风雨来袭，它不硬碰，不折腰，柔韧挺立，洗净尘埃后依旧鲜活；晴日暖阳里，它温柔舒展，脉脉含情，静享时光。柔弱时似水，坚韧时如石，于逆境中坚守，于顺

援三线，来到以“苦蘑菇甲于天下”闻名的甘肃陇西县，进入一家冶金部所属三线工厂。“我和你姥姥当时都是电工，恰巧分在一个车间。少小离家西北行，夜深人静更思乡。倒夜班的时候，为解乡愁，也解困倦，几个青工就凑在一处，聊起在沈阳儿时的趣事。其中，你姥姥当时讲的格外打动我：她是长女，做小学教师的妈妈很忙，对她的要求也似乎很严格。到了工薪族的下班时间，当班主任的妈妈却常常迟归。她便带着小两岁的弟弟，点着煤炉子，烤土豆。“青工们七嘴八舌地应和，‘嗯，辽宁的土豆好吃，我老家在锦西（现葫芦岛）绥中，那土豆可沙啦！’家乡的土豆嘛，没的说，老好啦！我老家在朝阳，靠近北纬41度黄金带，那土豆，啧啧……’

“家乡土豆的话题，伴着沈阳青工的一个夜班，一年又一年。这年5月，渭河两岸铺满了色彩纷呈，白、红或紫色的土豆花。陇西因为土豆时常丰收的缘故，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锅里煮着洋芋蛋，炕上躺着一个傻老汉’。

“沈阳青工自然不是傻老汉，不过，那种追求感情的真挚与炽热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电工房一到晚上为驱寒，就要点起电炉子，于是，我从工厂家属区的自由市场买了几个土豆，三班倒上夜班时就拿出来，用电炉子烤上。凝视着烤土豆的

丁香，素心自芳

刘绍泉

境中安然，这般刚柔并济的品性，让它美得动人心弦，美得让人怜惜，更美得让人肃然起敬。

它从不炫耀，不招摇，不高傲，也不卑微。安安静静开于枝头，高高兴兴沐于春光，不孤芳自赏，不自怨自艾，不刻意迎合世人，不奢求垂青与赞美。它有自己的分寸与底线，太过亲近，清苦香气便会微妙扰心，恰如人间最好的关系，不远不近，方能久存。它喜阳而生，向阳而长，骨子里藏着一丝浅淡清愁，却从不将忧伤示人，始终以坚韧姿态，活出自在与从容。

四月的东湖公园，因丁香多了几分温情。晨练的老人驻足花下，望着满枝繁花，眼底盛满对生机的欢喜；年轻情侣闻香而来，以花为景，定格美好，珍惜这短暂却绚烂的花期。人们怜惜丁香，不仅惜它花期短促，更惜它平凡却坚韧、清苦却芬芳的生命姿态，这份共鸣，藏着对美好与坚守的由衷敬意。

花如人生，人生亦如花。丁香的一生，有清苦，有悲戚；有平凡，无平庸。它像极了尘世里默默前行的人：历经生活风雨，尝过人生苦涩，却从不抱怨，从不低头；于沉默中耕耘，于坚守中前行，不卑不亢，自重自强，不追名逐利，不趋炎附势，只以最本真的姿态，踏实过好每一天。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万众瞩目的光芒，却在寻常岁月里，活成了最动人的模样。

丁香不语，自有芳华。它以细碎之姿，装点四月人间；以清苦之香，诠释生命本真；以刚柔之心，书写平凡力量。这一缕浅香，一份坚守，是春日最美的风景。守一颗素心，怀一份坚韧，不慌不忙，静静绽放，活成自己的风景。

土豆情思

齐世明

援三线，来到以“苦蘑菇甲于天下”闻名的甘肃陇西县，进入一家冶金部所属三线工厂。

“我和你姥姥当时都是电工，恰巧分在一个车间。少小离家西北行，夜深人静更思乡。倒夜班的时候，为解乡愁，也解困倦，几个青工就凑在一处，聊起在沈阳儿时的趣事。其中，你姥姥当时讲的格外打动我：她是长女，做小学教师的妈妈很忙，对她的要求也似乎很严格。到了工薪族的下班时间，当班主任的妈妈却常常迟归。她便带着小两岁的弟弟，点着煤炉子，烤土豆。“青工们七嘴八舌地应和，‘嗯，辽宁的土豆好吃，我老家在锦西（现葫芦岛）绥中，那土豆可沙啦！’家乡的土豆嘛，没的说，老好啦！我老家在朝阳，靠近北纬41度黄金带，那土豆，啧啧……’

“家乡土豆的话题，伴着沈阳青工的一个夜班，一年又一年。这年5月，渭河两岸铺满了色彩纷呈，白、红或紫色的土豆花。陇西因为土豆时常丰收的缘故，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锅里煮着洋芋蛋，炕上躺着一个傻老汉’。

“沈阳青工自然不是傻老汉，不过，那种追求感情的真挚与炽热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电工房一到晚上为驱寒，就要点起电炉子，于是，我从工厂家属区的自由市场买了几个土豆，三班倒上夜班时就拿出来，用电炉子烤上。凝视着烤土豆的

火光一闪一闪地映着，我不时翻着土豆，火光中的土豆像烧制中的釉，像两颗火热的心……

“是的，是通红通红的心！我带点儿拘谨地捧着这‘通红通红的心’，献给她。夜风送凉，炉火驱寒。剥去已烤出壳的土豆皮，我俩高兴地吃着，也畅快地聊着，这时的烤土豆，嘭嘭嘭，清甜清甜的呢……土豆，越吃越甜，话，越说越密……”

姥爷，后来呢？
后来不是有了你妈妈，再后来不是有了你？
“哈哈”，一家人又都笑开了。

外孙郑重地说：姥爷姥姥，你们那时候的感情太纯朴了，也太真挚了！我将来也要找一位和土豆花一样清纯的姑娘，谈一段像你们那样的土豆之恋……

“呵呵”，这一下满堂的笑声里，有欣慰，有赞赏，还有淡淡的向往吧——细想想，哪一代青年没有动情的心曲，虽然那素朴白莹莹的土豆花下，滚落的也许是酸涩的泪水；那山岚飘飘的黑土地上，上演的也许不是喜剧，但我们恐怕至死不渝的，仍是对脚下这片土地说不清滋味道不明情愫的思恋。是的，这是一种至死犹思之“情结”，衬着这“情结”是一朵又一朵土豆花，一个又一个椭圆或浑圆的土豆、洋芋、山药蛋、洋山芋……

山溪有声

梁玉梅

清明前两天，赵老八蹲在院子里磨柴刀，刀刃在青色的磨石板上来回推拉，发出沙沙的响声。新劈的柞树烧柴堆在墙根，散发着木香。他抬起头，望向眼前的鹰嘴崖。屋上的桃花还没开，映山红这一片那一片，像给山坡蒙了一层红纱。

汽车喇叭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怕是又来拍照的。”老伴儿端着簸箕从屋里出来，“去年秋天那人，说是拍灵山秋色，长枪短炮的，把咱晒的辣椒都踩碎了。”赵老八没搭话，伸出拇指，刮了刮刀刃，然后慢慢直起腰杆，把磨好的柴刀掖进腰里。两年那那场暴雨，引发山洪，连带后山发生泥石流，要不是村支书背着他跑出来，他把老骨头怕是早埋在里面了。腰上的毛病，就是那次落下的病根。

汽车停在了赵老八家大门外，一个穿戴青色西装的男人下了车，身后跟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手里还抱着台摄像机。“大叔”，来人隔着老远就喊，脚下没停，穿过敞开的门，进到院子里。

“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听到赵老八的问话，两人不由对视一眼，笑着答道：“我们是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咱村拍红色文化专题片。”

赵老八往手心哈了口气，在裤腿上擦了擦，手伸出去，悬在半空，又缩了回来。穿西装的记者见了，主动上前握住了他的手：“大叔，听说新中国成立前钟部长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就住在您家，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带我们看看他住过的屋子呗。”

说到钟部长，赵老八打开了话匣子。他让老伴儿沏壶好茶来，在院子里摆开小马扎，招呼两位记者先坐下。

话匣子一打开，赵老八就陷入了回忆中。“钟部长来那年，我八岁。”赵老八没看记者，眼睛一直望着远处的鹰嘴崖，“那时我家穷，没钱念书，只能给地主放羊。光着脚板，满山遍野地撵羊，腿上和脚上都是荆条子刮的血道道。”

他顿了顿，手里的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钟部长来了，住下屋。我娘让他住上屋，暖乎，他不肯，说下屋进出方便，不惊动旁人。早晨我光着脚板出来，就看见他蹲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后来知道那是在刷牙。他看见我，吐出嘴里的水，说：‘小鬼，你咋不穿鞋？’我说我没鞋。他愣了一下，说，‘你别动，等我一下。’说完快步折回屋里，再出来，手里多了一双黑布鞋——他把自己的鞋脱给了我，自己穿了双草鞋。那鞋还是新的，鞋底纳得密密实实。我穿着那双大布鞋，往里面塞了很多稻草，大就大点，有鞋就是暖和，撵起羊来再也不怕树根草棍儿扎伤脚了。”

赵老八眯起眼，好像又看见了那个穿灰军装的高个子：“他有空就教我写字。地上的小木棍儿他捡起来，让我攥着那根棍儿，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我手抖，他笑着说：‘别怕，写字跟放羊一样，心要细，手要稳。’赵’字笔画多，难写。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了三遍，我就会了。”

“他说：‘等解放了，你们就可以上学读书，学文化了。’

“娘嘱咐我们，不能跟外人说钟部长住在我们家。每次娘拿着线筐箩，坐在大门外的石头上纳鞋底，我就爬到一旁的大槐树上，和娘一起给钟部长他们站岗放哨。”

“钟部长还教母亲和姐姐做军帽，布料在他手上一裁一缝，一顶漂亮的军帽就做好了。他的手可真巧，比女人还巧。”

赵老八眼睛望着鹰嘴崖，嘴里夸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场景。

记者把镜头对准赵老八。忽然，赵老八浑浊的眼里流出了泪，他抬手抹了抹，哽咽了。

“太可惜了，真太可惜了！钟部长牺牲的时候才30岁。他那天去江家屯开会，被敌人堵在了半路，他要不开枪报警，那些开会的群众，不知道得有多少人遭殃。”

停了一会儿，他双手拄着膝盖站了起来：“走，我带你们去看看钟部长住过的屋子。”

厢房还是老样子。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土墙上。赵老八站在门口没进去，他伸手摩挲着门框：“那木头还是当年的，钟部长曾夸过这木头好，能多住些年头。”

扎马尾辫的姑娘轻声问：“大叔，钟部长的墓在哪儿？”

“鹰嘴崖。”赵老八转身往外走。

两个年轻记者从厢房出来，没停脚，跟着赵老八径直往崖上走去。山脚下，几个村里人支起小摊，正吆喝着卖山货。景区栈道上，游客举着手机拍映山红，说笑声顺风飘过来。赵老八站住，盯着那边看了好一会儿。

“我娘那会儿要是能在这儿摆个摊，也不至于穷得给我们做不起鞋。”说完，他自己先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记者没再问，镜头跟着他的背影往崖上走。山风掠过树梢，赵老八忽然回过头：“钟部长要是看见今天这好日子，准笑得合不拢嘴。”

风卷着他的声音掠过树梢，呜呜地响。赵老八没再说话，走在最前头。山溪在他脚下哗哗地流，他停下，侧耳细听。那声音，多像当年钟部长教他念书的声音，一个字一个音，清亮亮的。那溪水，好像就是从鹰嘴崖上钟部长的墓前流下来的。